



你的白发， 我再也数不清

文 / 艾美丽

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父亲便在附近的中学做语文老师。他是一个痴迷于讲台的人，即便是无需加班的周末，也常常东拐西拐就到了学校。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父亲不过是一名民办教师，随时都会被学校辞去。因为他被那么多学生喜欢着，又被包括校长在内的老师们尊崇着，而且，他教的班，成绩也永远都是第一，所以学校有什么理由，将他撵出校门？

所幸那时候除了母亲偶尔的唠叨，没有人把父亲另眼相看。许多同学的父母，都来讨好我，只想父亲能在班里多照顾一下他们的孩子。尽管我知道父亲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，但仍在这些甜言蜜语里觉得受用。只有一次，一个家长想要雇父亲给她的孩子做家教，被父亲婉言谢绝后，心里不爽，便扔下一句话：有什么好清高的，不过是个民办老师。

此后的父亲，愈加努力，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，都交给了工作。我开始喜欢在他备课的时候，站在他的身后，一根根数他头上的白发，又很认真地将数字记下，以备他不爱惜自己的时候，拿来作为警告。我常常笑说，父亲再站上几年的讲台，怕是粉笔末将他的头发都染白了呢。

我高中毕业那一年，校长找父亲谈了话。父亲低头默默听校长断断续续地说完，停了许久，才说：好的，我就回去收拾东西。父亲用了一天的时间，给他所教的每一个学生，都认真地写了留言。每写一个，他的心，便会痛一次。

这之后，父亲开始在小城里做各种工作。在无事可做的时候，甚至跟在一群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后面，扛过大包。有一次我去找他，见他正红着脸，跟一个老板模样的人，推让着什么。走近了才知，原来那个老板认出父亲是自己的老师，执意要多付给他一倍的工钱。这深深伤害了父亲的自尊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像小时候那样，坐在后车座上，脸紧贴着他的后背，双手环着他的腰。父亲亦开始在阳光里，大声唱歌给我。但我知道，父亲哭了。因为，他的泪水，已将我的手臂打湿。

在我读大学的四年里，父亲很少提及“老师”这两个字。我和母亲，亦是小心翼翼地，不去碰触他心内的伤疤。我们以为他在琐碎无边的日子里，会将那些尴尬的往昔，慢慢地淡忘。可是，他还是那样倔强地，在附近学校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，突然放下手中的活，怔怔走到书房里去，看那一摞的教案和课本。他还是那样固执地，不走过学校大门的柏油路，而改走远离校门的崎岖小道。

这样的习惯，在我大学毕业后，终于开始改变。那时我在小城的高中里做语文老师，父亲每天都渴盼我带回改不完的试卷。这样他就可以带上老花镜，在灯下细细帮我批阅。起初我觉得麻烦，不愿将厚厚的试卷塞到书包里去。他知道了竟是隔三岔五地便跑到学校里来找我，看我埋头于作业本里，便微笑着坐在旁边，一本本地帮我翻好了放在一旁。偶尔我请教他一个词的用法，他立刻就一脸的欢喜和雀跃。

我以为这是因为父亲老了，所以才越来越像孩子一样的天真和单纯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请父亲听我的课，中间让他给学生们讲一些感悟，他竟又回到当初的神采。我坐在台下，看着身边学生纯真的神情，忽然又想起那些我曾经无限崇拜父亲的往昔。原来，老的不是父亲，而是时光；它走得如此之快，以至跟在它身后的我们，再也想不起像父亲一样，被中途撵下车去的一代。

冬日一个阳光温暖的周末，我闲着无事，又帮父亲数头上的白发，数着数着，我突然说，爸爸，为什么你的白发我总也数不清呢？爸爸便笑，说，傻丫头，那是因为爸爸老了啊。

第一次，我站在父亲的身后，背着他，哭了好久。

只有一个字的辞典

文 / 曹春雷

有位作家朋友，给我讲了个故事，他和他父亲的。我听后，久久不能忘。

那一年，他还在读初中。寒假里随爹进城去卖核桃。卖了 380 元。揣着崭新的钱，爹带他去了城里的一户亲戚家。娘生病住院时，借了这户亲戚 300 元。

还了钱后，谢绝了亲戚留下吃饭的好意。父子俩走在城市的街上。

他突然看到路边有家书店，便对爹说想买本书。爹说好。进了书店，一眼就看中了《唐诗宋词鉴赏辞典》——学校里的语文老师曾对他说过这本辞典，那时他正狂热地喜欢唐诗宋词。他翻着辞典，问书店的女店员多少钱。女店员答：“80”。

“80？”

爹听了，简直要跳起来了。这么贵的书，比家里两个猪仔加起来还要值钱，他也暗暗吃惊。这个价格，近乎于天文数字。

“能不能不买？”，爹带了恳求的语气。

“买，这本辞典对我很重要，”他咬着嘴唇，想了想，最终还是说。

“真的要买？”爹的声音有些颤抖了。

“嗯。”他沉默了片刻后，还是坚持。——脑海里，“买”与“不买”两个想法经过激烈交战，“买”最终占了上风。

“太贵了啊，”爹摇摇头。

“可我真的很需要呢。”他的声音很小，但很坚定。

爹叹了口气，开始从怀里掏钱。钱放在最里面的那层衣服里。临进城时，娘专门给爹在衣服上封了个口袋。爹的动作很缓慢，很吃力。他看着爹花白的发，青筋突起的手，眼睛突然酸热起来——他第一次发现，爹竟然这样苍老！

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很不好，爹种着地，农闲时做石匠，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钱。娘多病，借了亲戚家一些债，一直还不清，总是借了还，还了又借。

终于掏出了钱，爹数了两遍，颤巍巍地递给女店员。他突然想对爹说不买了，但只是嗫嚅着，最终也没说出口。手中的辞典，那一刻他感觉有千斤重。

出书店门时，爹在台阶上差一点踏空。

尽管我不愿意接受，但是父亲老了就是事实。毕竟父亲已近七十。

我清晰记得前几年父亲在河边轻盈舞剑的身影，小区内双杠上自由上下的身姿，还有去年在广场上抖空竹，无论是抬腿，还是转身，都很灵巧。于是我一直以为父亲很年轻。尽管我看见父亲曾经浓密的黑发已渐稀疏。

可是有一天我还是无法抗拒的意识到父亲已不如当年意气风发。父亲稀疏的头发尽是银丝，挺直的腰板似乎也有些驼背。最主要的是父亲看电视的时候声音总是很大，起初我还不高兴，因为太吵，那一天我猛然想到或许是父亲的耳朵也不如从前。

以前我很纳闷，父亲总是没事打电话，问我需要什么菜，我说市场什么都有，不用送。父亲又打电话问我是否需要牛奶。我说小区门口有，我自己买。父亲又打电话说自己蒸了馒头，问我吃不吃。要不就告诉我他自己做的咸菜很好吃，问我要不要尝尝。

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，我说什么都能买到，送什么呀。父亲沉默了许久，最

总是向你索取 却不曾说谢谢你
直到长大以后 才懂得你不容易
每次离开总是 装做轻松的样子
微笑着说回去吧 转身泪湿眼底
多想和从前一样 牵你温暖手掌
可是你不在我身旁 托清风捎去安康

时光时光慢些吧 不要再让你再变老了
我愿用我一切 换你岁月长留
一生要强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
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

谢谢你做的一切 双手撑起我们的家
总是竭尽所有 把最好的给我
我是你的骄傲吗 还在为我而担心吗
你牵挂的孩子啊 长大啦 ~~~~~

他赶紧扶住了爹。
回家后，饭也没吃，他径直回到自己的小屋里，躺在床上，把头蒙在被子里，哭。他为贫穷痛哭，为自己的任性痛哭，为父亲的痛苦而痛哭。后来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他都不敢去碰那个辞典。他害怕一打开，就看到内心撕裂的伤口。

再后来他才知道，那时爹有胃病，却一直忍着不治，娘让他卖了核桃，还了亲戚家的钱后，剩下的，去医院拿点药吃。但药钱，却被他买成了辞典。

朋友讲这个故事时，眼睛一直湿润着。他告诉我，现在他把父母接到城里自己的家里，每天下班回家后，都陪父亲说会儿话，虽然父亲已中风，不能言语。

那本辞典，他一直珍藏着。他说在他心里，这本厚厚的辞典里，如今只剩下一个字，那就是：
——爱。

通联地址：山东省新泰市翟镇泰丰矿业集团党政办



父若安好，便是晴天

杨晔

后激动地说，你总也不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想去你那看看你不行吗？我顿时无语。从那以后父亲提出送什么，我都满口答应。这不久前几天父亲提出要给我送去一只苍蝇拍，我说冬天要它干什么。父亲很严肃地说由于我家暖气好，他发现了一只苍蝇。我知道父亲最不能容忍室内有苍蝇。我马上说，那太需要苍蝇拍了，父亲笑了说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。

到家时，我发现了一只苍蝇拍，那只曾经被我戏称空中宠物的苍蝇也不见了。我认真地把苍蝇拍挂了起来。我渐渐已经习惯了父亲送东西。我回家时，不是发现冰箱里多了一袋牛奶，就是发现厨房里多了个刷锅的刷子。有时临上班时，家里一团乱。可晚上回来时，所有物品都归位，就连地面也擦得能当镜子照。我就知道父亲过来了。

是的，即使我不在家，父亲在我坐过的

写给父亲

（诗歌）

文 / 张步伐

在你看来 那些杂草
是一首歌里走调的音
锄尖溅出的泥尘
似一朵瞬间即逝的花
叶片上蠕动的青虫
你用指尖将它拿下
犁铧的深入恰到好处
不伤根须 不动胎盘

一块乌云压得你呼吸急促
六月的阳光灼得你心痛
你用自己的身影
为一株禾苗挡阴
飘动的草帽
徘徊在稻与麦之间

叶子发黄或转青
牵动你的神思
更多的思考被烟斗
明灭着无法入睡

那根须就是我
我就是你无法入睡的思考
那稻与麦就是我
我就是你不许走调的那枚音符
通联地址：四川省万源市第三中学

一棵老树

（外一首）

——写给父亲

文 / 盛近

给我阴凉
给我依靠
为我遮风挡雨
等我也撑起一片蓝天
却看见你的衰败
你看万物生长
生命多么灿烂
相信你会老树新芽
枝繁叶茂
让我再握一握你盘根错节的手
感受你的温暖
让我再抚一抚你额边的苍白
读你沧桑里的深情
让我也为你
撑起华冠

通联地址：安徽巢湖市向阳路中医院

罗立中油画作品《父亲》

沙发上坐会，在我用餐的餐桌旁待会，他也就感觉他的女儿在身边一样。父亲在我忙碌的厨房收拾，父亲弯腰把弄脏的地面擦得干干净净，他想到的

是他多干一些，劳累了一天的

女儿到家就能少干些，就能多歇会。其实我曾经以为父亲喜欢妹妹，并不喜欢我，因为我少年时很叛逆。我甚至当面说过此事，母亲几乎落泪，父亲叹气不止。外婆则告诉我，我几个月时，父亲不知怎样疼爱，总喜欢用嘴叨住我的衣服，把我的身子悬空，然后在床上轻轻地爬来爬去。

现在我总是回味从前的点点滴滴，父亲怎么能不喜爱我？这深厚的父爱亦如深深的潭水，只是因为太深，所以表面轻易不会漾起涟漪。

无论时光怎样流转，岁月如何流逝，父母都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有父母我们就有家，有父母我们永远都是孩子。即使父母背驼眼花，他们也会勇敢为我们撑起一片天。普天下父母若安好，便是所有子女的晴天。

通联地址：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世纪高中